

西方著名画家 传记丛书

塞尚 (Paul Cézanne 1839—1906), 法国人, 现代艺术之父。1839年1月19日出生在普罗旺斯附近的区艾克斯, 1906年10月22日卒于同地。

塞尚是同代文豪左拉的朋友, 他们自小就有交往, 共同在不同的领域探索艺术的真谛, 塞尚的绘画摆脱了文学性和情节性, 充分地发挥了绘画的表现力, 推动了欧洲纯绘画观念的流行和形式主义绘画的发展, 成为现代艺术的开拓者。

塞尚传

The Story of

Paul Cézanne

[法] 约翰·利伏尔德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西方著名画家传记丛书

塞尚传

The Story of

Paul Cézanne

[法] 约翰·利优尔德著

郑彭年 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沪)新登字102号

塞尚传

[法]约翰·利伏尔德

郑彭年 译

责任编辑：姚宏翔 装帧设计：杨利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4 页 字数 18 万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5322-1659-4/J · 1564

目 录

第一部 青春时代

——塞尚与左拉在埃克斯、巴黎

第一章	在埃克斯的青春	2
第二章	初期的书信(1858—1860)	9
第三章	塞尚“绘画之梦”	18
第四章	塞尚在巴黎及归省埃克斯	26

第二部 踏上旅途

第五章	落选沙龙(1863)	36
第六章	左拉与塞尚的初期作品(1863—1866)	45
第七章	美术评论家左拉(1866)	53
第八章	塞尚的肖像	64
第九章	左拉的新文章(1867—1868)	70
第十章	工作与塞尚、左拉	81
第十一章	战争(1870—1871)	93
第十二章	埃斯泰克和奥维尔(1872—1874)	99

第三部 印象派时代

第十三章	初期的展览会(1874—1877)	108
第十四章	塞尚与家庭	120
第十五章	塞尚在曼当的左拉家	128
第十六章	评论与讽刺(1880)	133
第十七章	塞尚在南法	142

第十八章 塞尚的文学观	152
第十九章 左拉的《杰作》(1885—1886)	159

第四部 塞尚的孤独、老年和死

第二十章 与左拉的不和	174
第二十一章 塞尚的隐遁 (1890 前后)	181
第二十二章 向美术评论告别 (1896)	190
第二十三章 塞尚在巴黎的社会评论	198
第二十四章 塞尚和他的赞美者	209
第二十五章 塞尚的艺术论	215
第二十六章 塞尚的晚年	223

塞尚年谱	231
塞尚周围的人们	233

第一部

青春时代

——塞尚与左拉在埃克斯、巴黎

第一章 在埃克斯的青春

塞尚和左拉同是 1852 年入学的，在普罗旺斯 (Provence) 州埃克斯的包蓬中学相识。当时塞尚 13 岁，是 6 年級的寄宿生；左拉 12 岁，是 7 年級的半寄宿生，诚实的友谊立刻将两人结合在一起。后来左拉说：“那时被可怕的二流子学生的胡闹所包围，但性质有正反两面，两人被难以想象的亲和力，共同怀有的野心，无边的苦恼，以及高尚的知性的觉醒所诱惑，迅即且永久地结合起来了。”

当时弱小的左拉被当作“巴黎人”对待，魁伟威武的保尔·塞尚总是加以保护。左拉是个生于巴黎，长于埃克斯，自幼丧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工程师，是个外籍部队的旧军官。旱灾期间为了按照必需量给城市供水，他计划在埃克斯附近建造一个大堤坝。1847 年这个工程开始不久，这位工程师死了，留下年轻的寡妇，因不断诉讼而丧失了全部财产。从此以后，母亲和爱子埃米尔一起过着非常不如意的生活。

塞尚也有被视作是意大利人血统的地方，他的祖先出身于法、意边境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后来移居布里昂松。塞尚这个名字 1650 年以来出现于布里昂松市政府的记录中，1700 年以后出现于普罗旺斯州埃克斯市政府的记录中。保尔·塞尚的祖父从埃克斯移居邻村圣萨修利伊，即瓦尔村。画家之父路易·奥古斯特·塞尚，1798 年 6 月 28 日生在这里，后因从事制帽业而移居埃克斯。1848 年获得了埃克斯唯一的银行，生活很富裕，他一定是到埃克斯之后才发财的。

富有的银行家之子保尔·塞尚在同埃米尔·左拉的交往中，

不久加入了第三个伙伴，即未来的工程师巴蒂斯廷·巴耶。他们计划在埃克斯郊外长途郊游，在那里钓鱼、洗澡，或朗诵荷马和维吉尔的诗。

这三个朋友被同学起绰号叫做“不诀别的伙伴”。如左拉写信给塞尚所说，他们均认为“三人都富有希望，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都相同”。他们埋头于各种艺术问题，谈论自己所关心的一切问题，而且都相信自己被命运赋予伟大的、非凡的生活。后来左拉写信给巴耶说：“我们探索的东西是心灵和精神的财富，尤其是看到了闪动着青春光辉的未来。”

左拉写诗，把它读给朋友听。三人都深信自己一定会成为诗人，而且左拉特别鼓励塞尚，认为塞尚的诗比自己更有诗风。当然普罗旺斯这块土地及人在他们的习作诗中占有很大的位置。到天气凉爽的时候，年轻的诗人和未来的画家不能跳进阿尔克小河里玩了，塞尚叹息如下：

急湍的大河，
微笑的河畔，
再见吧，我们愉快地沐浴！
流水东去，
我们绝望。
如今，
泥土的表面，
草木沾满红泥水而露出根儿，
被抛弃的枯枝，
已经随它流去。
下震雹，
化震雹，
立刻成为那个发黑的流水。
形成瀑布的雨水，
被大地吸收，
汇成大河！

保尔·塞尚表现了这样纯朴的自然美，而左拉则探索悲壮而戏剧性的形式：

哎呀，普罗旺斯啊！

你的音调优美的名称在我的琴里颤动，

我流泪。

哎呀，爱、馥郁和光明的土地啊！

我爱你，

把你称为我的母亲。

古罗马的都市埃克斯周围，

深邃的峡谷，

忘却倾斜的岩石，

盛开花朵的幽谷小径，

我的足迹遍地。

笑声歌声回荡，

做梦的年轻人在你的柳下向往女妖的雪白肩膀，

在你的无边无际的森林里狂奔。

哎呀，普罗旺斯啊！

我的脚踏进你所有隐秘的地方，

我启唇回答你的石头的名称，

能对人说出隐于林中的村名。

我在你的花朵盛开的山上徘徊，

草茎、小石与我熟如旧友。

三人中很难肯定谁最热心，最有劲，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怀疑自己的是塞尚。他立刻怒气冲天，转而消气平静，这是使左拉和巴耶两个朋友经常担心的，即使塞尚因不愉快的发作而猛扑过来，两人均不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左拉总是作为劝解人，对巴耶说：

为了他，纵然心情悲伤也请千万别责备他的心，还是责罪使他思想糊涂的恶魔吧。他是有黄金之魂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疯子、梦想家，是能够理解我们的人。

塞尚被这个“恶魔”一迷住，总是叫喊“未来的天空对我来说是漆黑的”。但当他心情愉快的时候，立即将一般不合理的想法都付诸实行。例如，有钱的时候总要急着在睡觉前完全花光。左拉就塞尚的这种浪费性提出质问时，他回答说：“就连你也认为，如果我今夜死了，父母会继承这些钱吗？”

塞尚进中学以前的圣约瑟夫寄宿学校的同学亨利·加斯克说：“左拉和塞尚老是为某街的少女演奏小夜曲。这位少女有一只绿色的鹦鹉，这是她的全部财产。左拉吹小喇叭，塞尚奏单簧管，鹦鹉成了这个调子不谐的疯狂而意想不到地喧闹的噪音乐团的指挥。”

他们属于“一律仪式”音乐协会，演奏过《对带红印绶从巴黎回来的官吏的朝觐曲》，还参加过宗教性游行演奏。

在巴耶家的四楼上有个大房间，里面堆满了旧报纸、踏坏的版画、从麦秸中露出的椅子、跛足的画架等，他们将这间屋子当作自己的研究室。在那里，一边，水在开得哗哗地响，一边在排演三幕喜剧。

其次是“田园和远足的高尚逸乐”。后来左拉回忆道：“早晨，我们日出前启程。我摸黑到你的窗下呼唤你，背着收获袋和步枪匆匆离开了市镇……回来时，收获袋是空空的，思想和心却是满满的。”^①

后来左拉以怎样的感动来回忆他们的幸福的青春期呢？

1856年的时候，我16岁。……我们这三个朋友，还是三个坐在中学的长凳上，穿着短裤的淘气小家伙。休息天以及能摆脱学习的日子，我们隐遁起来，横穿田野任意乱跑。我们追求大气、伟大的太阳，以及我们作为征服者而占有的洼地深处被遗忘的小径。……冬天，喜爱寒冷，冰冻的大地在愉快地作响，我们到邻村去吃菜肉蛋卷。……夏天，在河边聚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占有了水。……而秋天，我们的热情便转变了，成为猎手，诚然是非攻击性的猎手。所谓狩猎仅仅是个名义，只不过为长期溜达闲逛而辩解罢了。狩猎行动总是在树荫下结束，

^① 左拉《克劳德的忏悔》。

三人都在大气中仰天横卧，以爱慕的样子谈着我们的爱情，于是狩猎结束了。

那时我们首先与诗人对照我们的爱情。我们并非只有三人漫游，我们的衣裳和收获袋中必定放着书籍。有一年多时间，维克多·雨果作为专制君主统治了我们。他以巨人般的强大力量征服我们，以强烈的美辞使我们高兴。我们把诗全部背诵下来，而且黄昏时候，在归途上合着他的鼓声般响亮的诗调走回家去。①

维克多·雨果的戏剧作品也似美丽的幻象一般迷住我们。对课后必背的古典长台词感到头脑冰冷的我们来说，《埃尔那尼》和《柳伊·布拉斯》的场面浮现在脑海中，使我们何等温暖啊！而且这是一种充满战栗和恍惚的愉快。在小河边，长时间的游泳戏谑之后，我们几次演出了全剧！②

其后的某天早晨，我们中有一人拿来了缪塞（Alfred Musset，1810—1857）的著作。……对我们来说，读缪塞的著作就是我们的心的真正觉醒，我们高兴得发抖。……维克多·雨果的礼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们逐渐对他冷淡起来。他的诗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在我们的实验箱中，《东洋诗集》和《秋叶》都不能看到了。在我们的收获袋中，只有阿夫莱德·缪塞一人的书籍好像占居王座似的了。

缪塞首先以天才的淘气孩子的勇敢诱惑了我们，把我们诱进了《意大利、西班牙故事》所讥讽的那种浪漫主义，从维克多·雨果所理解的浪漫主义中脱却出来，无疑使我们的情绪安静下来。我们热爱中世纪的背景、春药、宝剑，尤其热爱那贯穿字里行间的纤细的嘲笑，以及带有怀疑主义的圆滑的方面。《月的叙事诗》等使我们狂热起来，这是因为诗人向浪漫主义及古典主义的挑战，因为在那里的独立不羁精神的自由笑声里才能看到我们年代的兄弟的血。缪塞的华丽诗风夺去我们的感情之时，也就是他所散发的深刻的人性征服我们之时。他不单是个天才的淘气孩子，还是我们所有16岁的孩子的兄弟。他的诗有深刻的人性，可以听到我们的心脏随着他的诗的节奏跳动。

① 左拉《文学记录》阿夫莱德·缪塞章节。

② 左拉《我的剧作家们》维克多·雨果章节。

因此,他成为我们所崇拜的宗教。比他的微笑和学生喜剧更抓住我们的是他的眼泪。我们因读他的东西而流泪,那时他开始成为我们真正的诗人。

三个朋友的行猎确实与众不同,阿历克西斯说:

凌晨3点,醒得最早的人向伙伴家的百叶窗掷石子,同时立刻携带昨晚准备好而放在收获袋中的粮食出发,日出时已走了几公里。9点左右,天气热起来的时候,已在洼地的密茂绿荫下休息做饭了。巴耶用枯柴烧火,旋转早已用带子吊好的放大蒜的羊腿肉,左拉常常用指甲弹它,同时塞尚将色拉放进湿碟子调味。饭毕午睡,然后背了步枪出发。虽说出发像某些大狩猎那样,但有时只杀死一只白颈鹤。约走了1公里,放下步枪坐在树下,从收获袋中取出书籍……后来左拉说,有时恰巧珍贵的鸟停在正适合的地方,便想给以一击,幸而我们不是合格的射手,鸟大抵总是展翅逃去了。即使有那种事情,恐怕也不会妨碍我们要将《罗拉》和《夜》反复朗诵20遍。我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狩猎……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许多从东方出发的部队经埃克斯。他们早晨4点钟起就站在市中的主要街道——米拉保林荫大道,观看部队出动的情况,一面赞叹在朝晖中像火焰一样燃烧的军服和铠甲,一面紧跟士兵到马赛大街尽头一带。

但是,他们这样到处玩,并没有忘记学校。塞尚是个很勤奋有功的学生,对古代语很有兴趣,有2苏^①他就立刻买了《简明拉丁语诗百首》。

左拉爱好科学,而且不喜外语,特别希腊语一点也不吸引他。

中学里读书的时候,未来的画家正式获得过数学奖、希腊语拉丁语翻译奖及科学与历史奖。绘画方面只有1854年领到过一次第一名的奖状,左拉则善于素描,每年得奖。

塞尚进免费素描学校的基伯教授的素描班学习。在那里,1858年和朋友维尔维攸争夺,赢得了二等奖。这里所以要大书特书记述此事是因为这次获奖证明塞尚有按美术学校规则画裸体习作的“天资”,以及因学院式的正确而受到的表扬推动了他的学习。

^① 苏:法国货币单位。——译者

塞尚和左拉共同努力培养自己成为画家和素描家的才能，一起计划制作用挺拔的树木和许多小人物装饰的屏风。但是他们合作的绘画、音乐和诗突然中断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左拉的母亲离开埃克斯迁到巴黎去了，而且在 1858 年 2 月来信给儿子左拉，叫他去巴黎。

左拉对这次旅行不太起劲，不过他确信，尽管离开普罗旺斯这块土地是寂寞的，但因赴巴黎而开辟新的生活，还可找到面向将来的机会，甚至充满希望。同时还和塞尚、巴耶约定，考试结束时也到巴黎去，再和左拉一起生活。留在埃克斯的两个朋友从内心羡慕左拉的动身——“为我们 20 岁的人而寻找神所赐予的王冠和情人。”^①

① 左拉《克劳德的忏悔》。

第二章 初期的书信 (1858—1860)

很不幸,这个时期左拉和塞尚之间往来的信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但左拉却给他们的朋友巴耶写了许多信。据此,可以找出迄于塞尚赴左拉所在的巴黎的 1861 年春前他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他们的信,我们可以察知塞尚和左拉离别后的痛苦情形。他们两人都不是社交家,所以双方都不能在巴黎和埃克斯找到新朋友。在初期的书信中,塞尚对左拉说:“自从你离开埃克斯以后,我心悲伤万分,真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而是一个愚蠢的我了。”

在塞尚的信中,有长诗、押韵诗、谜语、拉丁语诗、素描、水彩画,尽情描述埃克斯的市井变故,以及中学时代的考试、学业和个人冒险等,有时还用讽刺的调子来写。其诗体龙飞凤舞,充满行间,空白的地方经常写满与正文毫无关系的警句。不论多长的诗,文字和诗都可看到屡屡抹掉的地方,可见是不打草稿写的。其信的调子并不一致,忽而严肃,忽而轻佻,或者有时乐观,有时悲伤。或者如某一同辈所说,“保尔不在意气消沉时不给人写信”。或者像以下富有意气的信那样写下结论:“以后如有什么新事再写吧。以往那种安稳平静总是笼罩着我们的刻板的都市,助长了忧郁的情绪。”

在这样的信中,没有地方能看到当时塞尚关心绘画,或对写作感兴趣。仅有一次,即 1859 年 8 月,他说梦见了画及在巴黎的画室,但始终没有发现绘画和诗歌这一词语。与其说绘画是为了描述诗而作,倒不如说为了消遣而作,所以左拉在信中问他:

是吟咏呢还是遁乐?是吹号呢还是写诗?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塞尚赠给左拉的诗，总是最后一句有着某些嘲笑的东西和诙谐的东西。左拉非常赞叹他的诗，将塞尚的诗魂形容为“优雅的诗意”。塞尚本人不想把自己的诗当作真正的文学作品，显然作诗只是为了自己和左拉的乐趣，但左拉方面则完全相信塞尚的才能，试图要他放弃兴趣主义，向艺术方面努力。左拉写道：

你为吟而吟，冷静地以最普罗旺斯风的诙谐调子来作最奇妙的表现。要是只在我们的信中，犯了这样的错也无妨，因为你是写给我看的，我对它都很感兴趣，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所谓大众这个东西，你是错误的，最贪婪的，对大众只可说具体的事物。我自问一下，对于那个勇敢的你说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恐怕怎么都不够吧。这是所谓纯粹性造成的吗？你有观念，但你的形式是神经质的、独特的。不过损害你一切的是乡下气质，是不纯正的语法及其他。……是的，你比我更像个诗人，也许我的诗比你的诗更纯正，但不言而喻，你的诗比我的诗更富有诗意，更真实。你用心灵写，我用理智写。……

但是，塞尚没有被左拉的那种劝告打动，把“大众的要求”放在心上。“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最重要的是他缺乏向诗人学习的意志。在他的一生之中，最赋予特征的是那种讽刺的精神和单纯的喜乐。就是它引导他的画笔，成为这些吟诗书信的源泉。但他却不重视自己的诗文，何况还要他怀有向诗人学习的野心。最能表达这种心境的是附于他信中的一首小序诗：

朋友啊，朋友！

要写诗的话，在于词句末尾没有不适当的韵律。

为了使诗更臻完美、使其押韵，

要增添那些不意漏掉的韵律、使其流畅，

要删除那些徒然无益的滞涩的韵律。

你啊，一定生气了吧！

正因为我们熟悉了，所以才这样说啊！

..

..

塞尚给左拉写了最初期的书简：

亲爱的，你给我的信不仅给我喜悦，在收到信的时候我还感到无比幸福，消除某些内心悲哀。真的，我只在梦想时描绘那位姑娘，不知她在何处？上中学的途中，我在街上看她走去。虽然这是不得已的事，但我没有叹气，而且这不是向外泄露的叹息，而是一种莫明其妙的内心叹息。

1858年7月，塞尚书赠左拉道：

我俩那颗洁白无瑕的心，
以怯懦的步伐向前走去，
在人们容易滑下的绝壁边缘，
不会跌倒。
在这污浊的世上，
我俩那颗相爱的心，
将欢乐的酒杯一饮而尽，
一点也不沾洁白的嘴唇。

后来塞尚造访了左拉，对他说这种恋爱“可以称作米修连^①之恋、纯洁高尚之恋，不过那是极少有的，那么你就给我讲一讲心里话吧”。左拉对此写信给巴耶，敦促他“务使塞尚从纯精神的恋爱中解脱出来”。有时左拉还直接写信给塞尚说：“你不是我们本世纪的人物，你也许发明了恋爱，如果这不是旧发明的话……我觉得很高兴。”

在他们的通信中，关于恋爱的议论占了大部分。左拉被认为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他毫不踌躇地实说：“我除在梦中以外决不恋爱，而且在梦中也没有爱我的人。”自然塞尚的情况便和左拉相异趣了。

在某一封信中，塞尚就他的一次一时激动的恋爱发表长论。他写信给左拉说：

① 米修连(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

我在热恋。她是一位叫做裘斯蒂的美女，可是我没有取得很好的荣誉，她一看到我，总是将脸转过去，我一注视，她就低头脸红了。迄今我发现，凡同道遇见，她便转身逃走，连头也不回。女人对我不是幸福，尽管每天要与她路遇三四次。

更妙的是，某一位青年来向我搭话，他是你也认识的塞马尔。他和我握手言谈，并肩向意大利街的方向走去，我还对他说，要给他看一看彼此相爱的美丽少女。

坦白地说，那时我希望眼前立刻出现一片云层，这是怎么说呢？我预感会失去机会，而这种预感并非错误。正午的信号响了，裘斯蒂立即从服装厂里出来了，实际上我在远处就能分辨出是她。塞马尔向我暗示说：“就是她吧。”那时我已经什么都不看见了，头脑发晕。塞马尔、她和我三人一齐走了起来，我碰到了她的衣服……

从此以后，我几乎每天都遇见她，而且她经常和塞马尔在一起……啊，我做了这么多梦，而且还是个笨蛋。可是我自问：“你在世上是这样的人吗？”我想，如果她不嫌我的话，一起到巴黎去共同生活吧，我成为艺术家。这样我们便幸福了。我想绘画，并建立一个五层楼房间的画室，那时我俩都会笑起来。我不想成为一个富翁，有数百法郎便能很好地生活了，不过这完全是个黄粱梦。现在我是个懒汉，是个无所作为的人，只在饮食时才满足，其他什么都不行。

你给我的雪茄烟真好，有砂糖和奶糖的味儿，我边写边吸。哎哟，她滑过来了，她在飞，多么可爱。她似乎在嘲笑我的理想，她在紫烟中飞翔，瞧！她升降滚翻，但在嘲笑我的理想。喂！裘斯蒂呀，至少可以说讨厌我的理想吧，啊！她在笑，多么残酷，你以我痛苦为乐。裘斯蒂，你知道我所说的事吗？她没有回答，反而不断升高，最后消失了。雪茄烟从我的嘴上掉下来，我就在其上睡着了。我认为这并非一时发疯，全靠你所给我的雪茄烟。现在我已心情平静了，再过10天恐怕就不想她了。当然她的事只不过是往日的一个梦幻。

..

..